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
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 美编张靖宇

“慈东山水，文溪首焉。文溪林泉，溪隐为最。前朝大野，后拥重山，盖拟乎此处可为隐者之居，故以溪隐名其庵焉。”这段话见于清朝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所立的《溪隐庵碑记》，它不但描绘了溪隐所在的地形地貌，更提示溪隐庵的来历不凡。

溪隐，当时属于慈溪县，历经行政区划变更，对应的就是现镇海区九龙湖山下陈自然村。溪隐庵就是后来的西方寺。据《宁波府志》载：溪隐庵由僧人如良于元至元二年（1336年）建。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僧人净果重修，改溪隐庵为“西方寺”。

幽人溪隐 山下陈

□顾科明 文/摄

A

光绪《慈溪县志·溪隐庵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庵内祀文种大夫，因原是文种故里。”所以，这里的隐者，指的是越国大夫文种。

文种是否真的在这里隐居，由于缺少清朝以前方志等文献记载的直接证据，有学者表示存疑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文种与溪隐的优美传说，由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，为山下陈村增添了历史文化底蕴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西方寺被拆，村民知道数里外的净圆寺原为西方寺的放生园，与西方寺渊源承继，便将石柱等构件搬入净圆寺，用于大殿建筑。现净圆寺大雄宝殿四根立柱，正面都镌刻虞世南字体，其中两根立柱题字与文种有关，也为清朝“净果法师重修”提供了旁证：“地以人传，想当初，文公偶隐清溪，能使辉增东土”；“寺因宅改，到今日，净老重兴名利，顿教乐慕西方”。山下陈村的西方寺地块后被建成汶溪粮站。数年后，粮站改建为汶溪小学。1981年以后，随着学校改扩建，寺内建筑大多先后被拆除，仅藏经阁等少数建筑继续被利用。寺外放生池基本上保持原状，使用至今，水质还不错，居民经常在池里洗刷衣物。还有一个被留用的是地名，汶溪小学地址编为西方寺20号。

汶溪小学虽小，但却是方圆数里内唯一的小学。当时附近岔口、里邱、外邱、净圆寺、西岙、东岙、干家等自然村的孩子都要到这里上学。与那些大山里的孩子早早起床，翻越几座山，走上个把小时山路来上学的经历相比，我老婆当时的待遇可是贵宾级的，每天起床后，抬抬腿不到100米就走到学校。虽说山里的孩子上学辛苦，但山上有竹林，有野菜，有小水库，春天山花烂漫，夏秋野果随处可摘，偶尔可以去小水库抓抓鱼虾，自有独特的乐趣。午饭是自带的铝盒，生米加水，上锅一蒸即可，配点自带的咸菜。一般下午3点左右就放学了，不用赶山路回家的咱家老婆，当时也是个喜欢往山里钻的小姑娘。玩够了，疯够了，才会回家吃晚饭。可惜现在山里的村民陆续外迁，上小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。2011年，汶溪小学被撤并至4公里外的长石小学，原校舍被废弃，藏经阁也逐渐破败倒塌。连那些穿山过岭的小路，现在也是灌木横生，不大好走了。



净圆寺与西方寺渊源承继。

B

说起西方寺的藏经阁，不能不提到太虚大师（1889—1947）。他是我国近现代佛教改革的倡导者，是“人间佛教”的首倡者，也是世界佛教运动的推动者。1907年秋，19岁的太虚在西方寺系统地阅读佛学大藏经，阅藏数月后，平生第一次获得宝贵的佛教禅定体验：“忽然失却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”……“座经数小时，如弹指顷。历好多日，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。”据大师自述，“我从前的记忆力很强，只要用心看一遍就能背诵。但从此后变成理解力强而没有记性了。”

太虚去西方寺阅藏还必得提到两人，第一位是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任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，其不但修书介绍，还亲自送太虚至西方寺。另一位应是当时被称为“开风气”的僧人华山法师。华山法师那时在杭州办僧学校，暂来藏经阁休息。他与太虚谈到科学的天文、地理与物理、化学等常识，并携示严复《天演论》、康有为《大同书》、谭嗣同《仁学》、章太炎文集、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》等书要太虚看。太虚起初不信，但与华山法师辩论十几天、积数十万言后，觉他颇有道理。其中太虚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为钦佩，心中涌起了强烈的救世之火。1939年11月，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，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，万里迢迢出访缅甸、锡兰、印度等国，揭示了日寇暴行，戳破敌方阴谋。其救世之心实肇基于山下陈村的藏经阁一隅。

汶溪小学北面有座海拔只有38米的小山坡，因山形似大象之鼻伸展，故名象鼻山。太虚写有《舟过汶溪》一诗：“野航过我此三回，已是薰风欲放梅。文种宅知何处是？武陵溪色费疑猜。一湾水入山中去，两岸山移水底来。转忆前番秋夜好，芦花映着月明开。”我老婆的娘家就在象鼻山下。与当时相比，乡村的景象已有很大变化。但站到家门前，至今尚能够领略“前朝大野，后拥重山”的气象。



山里的小水库。

C

现在的山下陈村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又有所不同。象鼻山上多出来很多成片的桔林，那是改革开放以来，辛勤的村民一株株挑上山培植出来的。70多岁的老丈人经常向我自夸，这些就是我养老的保障。但象鼻山海拔虽然不高，如果要我这样长坐办公室研究文字的“书生”一袋袋将桔子挑下山，显然是赚不足养老钱的。

2022年3月，在汶溪小学旧址开建九龙康养中心，施工中发现有历代文化遗存。10月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复旦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和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，对该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。

考古显示，汶溪遗址发现的史前时期文化遗存分为五个阶段，最早可追溯至距今6600至63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早期，往后依次为河姆渡文化中期、晚期，良渚文化晚期，钱山漾文化早期。其中河姆渡文化晚期前段（距今5800至5500年）遗存系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首次大规模揭露。“以前的考古在距今5800到5500年的时段有一个缺环，汶溪遗址可以把这个缺环补起来。”汶溪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存，时间节点则与勾践灭吴和越国强盛阶段相当，不仅有单纯的地层堆积，还有丰富的遗迹遗物，为构建浙江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提供了新材料。汶溪遗址唐宋时期遗存，则体现了鲜明的“海丝”特征，出土了大量青瓷器。

一向知道山下陈村有文化，不知道原来这么有文化！现在偶尔住到丈母娘家，想到数千年以来，先民们在这里濒海而居，一片繁荣景象，历史的敬畏感和厚重感也更加浓烈了。



汶溪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晚期器物。



汶溪遗址考古现场（镇海区文管会资料图）。